



绚烂飞扬 [笙歌彼岸]

第十三届新概念大赛获奖者佳作范本

青春是——游离于理想以外作业以内的恍惚，是欲说还休的压在抽屉底下一叠无从知晓的心事，是你，是我，最好的时光……第十三届新概念获奖人气作者新作，2011年最不可错过的青春文学盛宴！

文 柯 / 主编

· B 卷 ·

万年……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第十三届新概念大赛获奖者佳作范本



文 柯 / 主编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绚舞飞扬·笙歌彼岸：第十三届新概念大赛获奖者佳作
范本(B卷)/文柯主编. —北京：新世界出版社, 2011.5

ISBN 978-7-5104-1770-2

I. ①绚… II. ①文… III. ①中国文学：当代文学—
作品综合集 IV. ①I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 058347 号

绚舞飞扬·笙歌彼岸：第十三届新概念大赛获奖者佳作范本(B卷)

主 编：文 柯

责任编辑：余守斌 熊文霞

责任印制：李一鸣 黄厚清

出版发行：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：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(100037)

发行部：(010)6899 5968 (010)6899 8733(传真)

总编室：(010)6899 5424 (010)6832 6679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

版权部：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：frank@nwp.com.cn

印 刷：北京市亚通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开 本：710×1000 1/16

字 数：300 千字 印 张：17.5

版 次：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104-1770-2

定 价：26.8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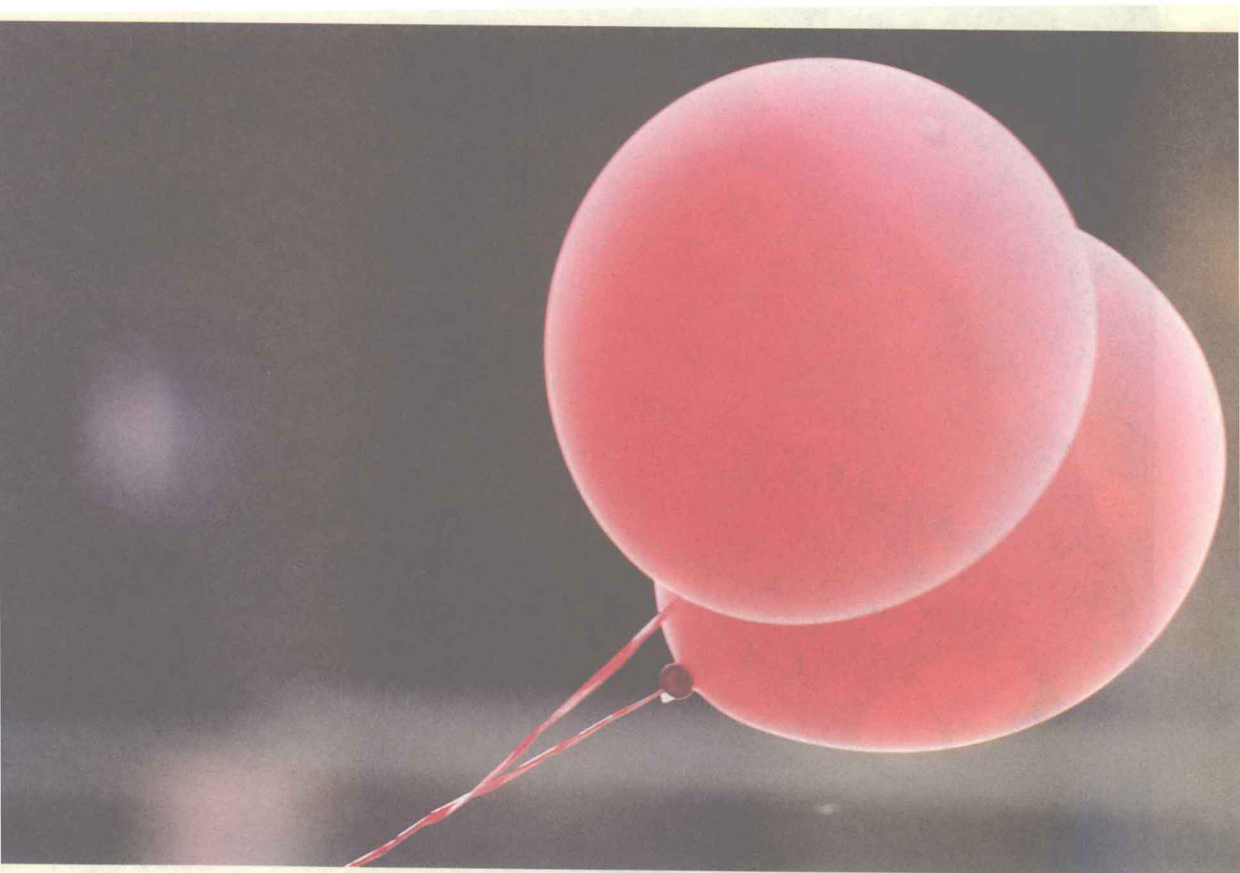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，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，可随时退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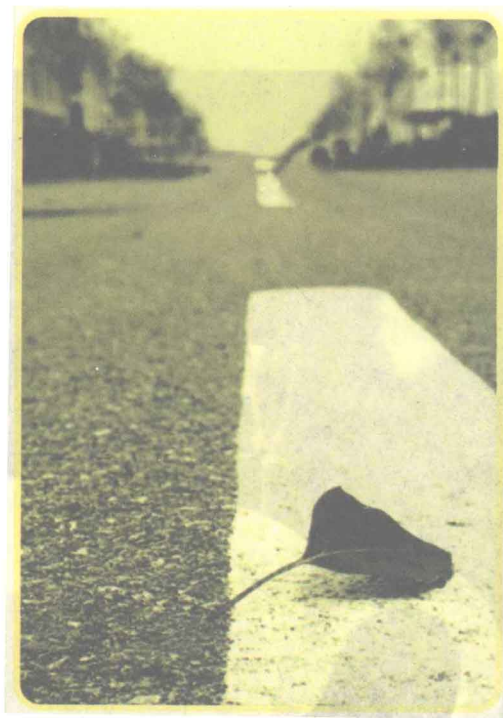
客服电话：(010)6899 8638



孤单是你在年幼时便开始圈养的隐形生物，
在逐渐成长中，何时将它放归，你是未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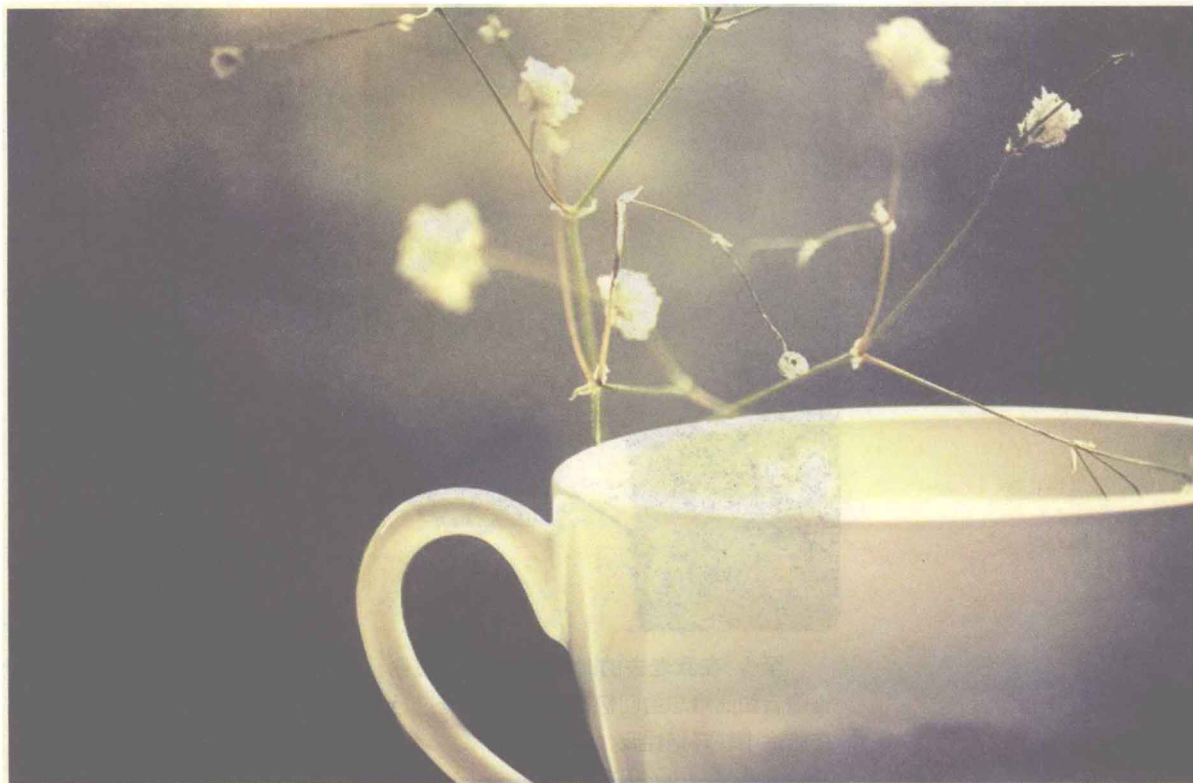


童年里的藤叶果然还是那么旺盛，
好像从来就没有淡褪过一样。
那些见证了时光流转的藤叶，
似乎是某种标志，
阻止和困惑着我们实现儿时的愿望。



至少,在我老去的时候,我会知道感谢,
谁赠我如此难忘的回忆。谁陪我一起走过。谁
在旅途中轻轻抱住我,叫我勇敢起来。





这纯属一个人的清爽与闲适，

多了一人，便觉得其味淡去些许。

再多一人，清甜的孤寂就索然无味，

这是喧闹中的人群所无法进行的自省。

第一辑 韶华不为少年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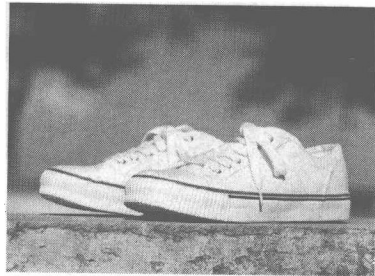
- 002 幸福柳里 / 王天宁
025 爱姑 / 苏妄言
030 双木 / 阿鲸
036 天道 / 北海投鱼
047 Hello, 比里当的驴子 / 王秋声

第二辑 两处沉吟各自知

- 060 无尽的夜 / 潘云贵
069 谁的指尖青苔化成霜 / 谢小姿
083 丑丑 / 阿鲸
094 永远, 别再提起这事 / 左佐
101 黑夜独舞 / 潘云贵

第三辑 梦里不知身是客

- 106 红豆生南国 / 苏妄言
117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 / Ds
120 蝴蝶般的船 / 潘云贵
130 尽头 / 王秋声
140 河流 / 张迹坤



第四辑 无言谁会凭栏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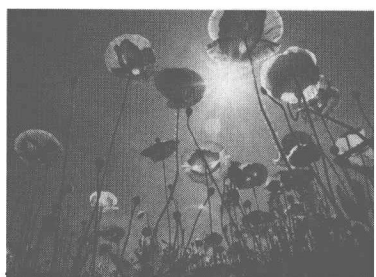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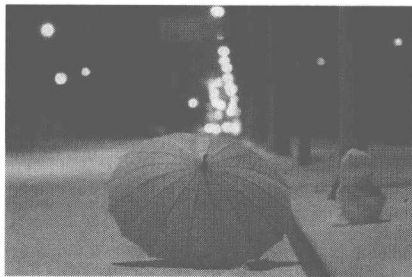
- 150 信 / 潘云贵
156 第三节 / 李爽
163 我在回忆里等你 / 谢小瓷
177 素年旋淡 / DS
185 寻找麋鹿 / 宋南楠

第五辑 东篱把酒黄昏后

- 192 走过罍粟之年 / 宋南楠
204 藤年 / 黄意
212 希冀 / 宋南楠
222 小故事 / 奇伦
227 有关雨天里的一场释怀 / 鲁丁依

第六辑 望到斜阳欲尽时

- 236 祭奠爱情 / 丁威
243 站在黎明前，陪你长大 / 宋南楠
257 春熙温故 / 潘云贵
261 素爱 / 李帅





第一辑 韶华不为少年留

幸福柳里 / 王天宁

爱姑 / 苏妄言

双木 / 阿鲸

天道 / 北海投鱼

Hello, 比里当的驴子 / 王秋声

幸福柳里

文 / 王天宁

王天宁

山东济南人,高三学生。生于1993年1月25日。13岁起发表小说,至今已在《萌芽》、《青年文学》、《儿童文学》、《中国校园文学》、《少年文艺》、《美文》、《读友》等各类文学杂志发表小说、散文近七十篇,获十一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、十三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。个人空间:<http://hi.baidu.com>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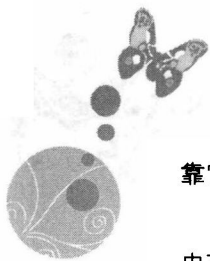
[一]

三叔凭借地处幸福柳里巷口的优势,把巷子头上闲置的房子租下来,随后改造成啤酒馆。这还不算,他那些日子看武侠小说入迷,非要仿古风,在酒馆旁边立了一杆酒旗。黑旗杆又粗又高,火红的三角形旗子,上书“幸福酒家”四个大字,道劲有力,在风天里异常招摇地猎猎作响。

酒馆也是按武侠剧里的标准装修的,房檐上翘,窗框雕花,圆圆的形状一环套一环,明明看不出是个啥,但幸福柳里的居民们都觉得它又抽象又美丽。

夏天刚露出点眉目,酒馆里的平板凳矮木桌就被移到屋外,在馆子外头一字排开。我在三十冒尖的温度里帮三叔忙,来回跑了好几趟,脑门子黏着一层汗,到头落了个肌肉连带关节酸痛,才总算把桌椅抬到外面。天干热,一丝儿风也没有,我用手在耳旁扇着。三弟在我周围挥舞苍蝇拍,驱赶落满桌椅板凳上的苍蝇。三弟心善,苍蝇拍只是挥一下而已,苍蝇飞了就停手,没让我看见那柄鲜红的拍子落在哪个小黑点背上。

三叔的生意是从傍晚开始的。太阳刚被距离幸福柳里最近的楼房挡住一点光,三叔就把煤油灯点燃了,这灯不知是三叔把老黄历往前翻了多少年,从里面哆哆嗦嗦掉出来的老物件,它悬在空中整个一古董,灯光温黄,来往的人群瞧见它就笑,感觉稀罕的还凑上前拍照合影留念。三叔倒背双手踩在酒馆的门槛上,一张嘴抿得很平,表情甚是得意:这灯简直是神灯呐,馆子的一大半生意可都在



靠它招徕。

女人孩子们觉得它稀松平常，一盏不用电的灯而已，且费油，这年头，油比电可贵多了。男人们却经不住它的诱惑，那淡黄的光简直是三叔卖的黄得鲜亮的啤酒啊；那哆哆嗦嗦跳动的火焰，跟啤酒里满满溢出来的泡沫如出一辙。几乎成条件反射了，男人们抬头瞧见这煤油灯，嘴里就一阵潮润，于是一个个加快速度往家赶，脱衬衣解领带，换上居家的裤衩背心，再一阵风似的聚到啤酒馆的周围。

不晓得三叔酿啤酒的技术实在太好，把那能叫出名的什么“青岛啤酒”、“燕京啤酒”统统比得没了颜色，还是三叔暗中把桌椅板凳摆成只有他才能瞧出的“招财图”的形状，总之酒馆有了名气，以巷口为中心朝四面八方涌。人人知道“狄老三”，知道“幸福酒家”。人们眼见着三叔修缮了三轮车，买了自行车又买了摩托车。“再买辆轿车，嘿，三哥，您全乎了，这辈子就甭图什么了。”老少爷们喝酒到兴头上，惯常冲三叔喊这句话。

三叔抿得很平的嘴于是咧开一条缝，明眼人心里明白，三叔笑得尴尬着哩。他不是没动过这心思，买辆轿车，再换套房，日子久了不定还能开家酒厂，家庭生活从温饱一跃到富裕，连小康的过渡都省略了。

可尴尬就尴尬在，三叔做不了主啊。如三叔掌管煤油灯一般，这个家由三婶掌着。论资排辈，三婶往下是他们的儿子三弟，如果养的那只小京巴不和自己争权夺位的话，第三的位置才能轮到。得，兄弟几个里是实打实的老三，在自个儿家里是保不齐的老三。三叔真成“三”叔了。

三婶是外乡人，从南方一路卖着豆腐到我们这儿。那时候三弟和我们不熟，和幸福柳里也不熟，整天端着张小脸没个笑模样，苦大仇深似的跟在三婶旁边，帮忙张罗生意。在我看来，三弟黑黑瘦瘦的小人一个，和我们一帮半大小子同岁，境界却高于我们很多。从没见过他哪次在巷子里疯跑，捅了马蜂窝或者被疯狗撵，反之收钱找钱心里的算盘打得灵着呢，何况那时我们都还没上学。女人们买豆腐总是捎带摸他的头，怜爱的嘴里直嘬气儿：“哎，好好的孩子，这么小就没爸爸了，你说这……”

小时候我们在大马路上遇见三婶的摊子，甭管距离多远，马路当间儿汽车驶过灰尘飞得多高，我们总要悄悄地溜到三婶的摊子旁边。同时潜伏得又不太深，只咳嗽几声她就会注意到我们的存在。

当三婶那挽乌黑的秀发甩过去，浸过水一样的大眼睛望向我们时，我们就



用过年向长辈讨压岁钱的口气和表情和她打招呼：“三婶好。”“三婶的豆腐好香哦。

三婶不说二话，用刀把白白胖胖的豆腐割下一个角来，逐个放进我们的味蕾胀得好像要开花的嘴里。三婶的手常年泡在黄豆、豆浆、豆渣里，拂过我们的脸颊后脸上留下豆子的香味。

三叔那时小三十岁了，仍打着光棍。幸福柳里的每个街坊都很奇怪，三婶那样的美人怎么甘心自己白白嫩嫩的手被另一双手骨节宽大、皮肤粗糙的手握住？并且小三十岁的三叔同时还得了一个懂事的半大小子。三叔的手曾攥着毛刷子在巷口规规矩矩地刷出“幸福柳里”四个大字，自此我们嚼着三婶的豆腐，怎么都觉得里面有一股浓重的油漆味。

毕竟那时三婶年轻，三叔也年轻。三叔逢人就夸媳妇好，会做豆腐还勤俭持家，这辈子知足了云云。听的人多了就不觉得新鲜，出于礼貌附和，多数是酸不溜丢地羡慕三叔的好福气。甭管真的假的，反正三叔很受用。他顾家，对三婶和三弟也好。那时三婶在远近是出了名的漂亮，被好事的叫作“豆腐西施”，不知有多少年轻的小伙子为了和那双浸了水眼睛对视，哪怕仅仅一刻而去买她的豆腐。冲这个，三叔也没理由不顾家。

只可惜当年的“豆腐西施”没有顺利出落为“啤酒西施”。然而三婶的脾气倒活像啤酒泡，它不同于纸一样一点就着，而是一戳就爆，整个过程迅如闪电，甚至不需要过程。三婶介意男人们边喝酒边划拳，兴奋得和什么一样。动静一大，她就顶着满头波浪卷从里屋走出来，掐着明显发福的腰，一副死气沉沉的表情。男人们怕三婶阴沉着脸，也无需谁把食指竖到嘴边说声“嘘”，全程的声音立马往下跌了好几层台阶。

三叔更不用说，自打三弟随了他的姓，身上彻底没了闲杂的动静。

三叔在三婶的指示下扔掉脏兮兮的油漆刷子，把自产自销啤酒作为营生，生活逐渐好转。三婶没有过多的要求，给三叔立下的规矩即必须把钱花在刀刃上。所谓刀刃，就是股市。

三叔严格执行命令，刚开始赚了些钱，附近的经常看见三叔到巷子对面的银行存钱。大家传来传去说三叔赚大钱了，一张一张数来数去，把手都数麻了，把眼珠子都数得出血了。在街上遇见三叔，街坊们打招呼最常说的一句就是：“哟，三哥，发财了最近。”

“哪里哪里。”三叔嘿嘿笑着，“我都是瞎蒙的，蒙的。”

街坊们于是感慨三婶真是找对了人，那双白白嫩嫩的豆腐手和那双骨节粗



006



笙歌彼岸

大的油漆手还真是天生一对。刚感慨完不久，三叔就用事实像群众证明他发的那些财的确是蒙来的——股民之家狄家购买的股票翻着跟斗往下跌，狄家的大半身家居然就被毫不留情地套牢了。自此三叔除了酿酒端杯子外，就是阴沉着脸盯着电视屏幕上曲曲折折的红线绿线，捂着心脏分析牛市熊市。要是他冷不丁“噉”地一声叫，甭问，股票又往下跌了。

三婶自责是自己的指导方针有差错，才给家里造成了损失。为补贴家用，她又操起老本行，在酒馆门口支个摊卖豆腐。也许是隔着这层原因，她的脾气明显好转，即使见到撒酒疯的男人也仍保持着笑模样。喝尽兴的男人们总是习惯性地在她这儿捎二两豆腐回去，这样就不会被妻子用“光知道喝，一点也不顾家”为由来埋怨。他们捎这二两豆腐仿佛是为了趾高气扬的证明：我是好男人，我心里不光有酒，还有这个家呢。

好多天前我帮酒馆搬完桌椅后，从三婶那要来一块豆腐作为报酬。嚼了两下眉头就皱起来了，拼命克制才没把它吐出去。没错，白白胖胖的，是当年的“豆腐西施”亲手做的豆腐啊，可是，可是，我问三弟：“这豆腐里面的啤酒味儿，都是从哪来的？”

三弟挥着手里的苍蝇拍：“现在我家实行啤酒豆腐搭配卖，掺在一块给你吃，便宜你了。”

[二]

七岁以前我跟着外婆在乡下过放养生活。七岁那年外公病逝，爹妈把我接到这个巷子里。他们顺道把那时已独身生活的外婆从乡下接来，和我们一起住。

我开始上小学了。有一天我忽然发现，这个巷子是有名字的，并且蕴含了美好寓意。每天放学回家，太阳总是挂在我的脑袋后面，巷口那四个方正的大红字仿佛又刷了层红漆，每次和它们打照面，我都会下意识地读出来——“幸福什么里”。“幸福”加重音，然而第三个字我不认识，我心里响起的关于它的读音就是“什么”。后来我终于能在日头红得过分的那一天把这四个字读成一个词儿，环绕我们的这个巷子就叫“幸福柳里”啊。

我回过头看到天空澄澈如洗，万丈霞光横贯东西。

我爹说，你要适应现在过得生活，你适应现在的穷，以后过富得流油，顿顿吃肉喝酒胡吃海塞的日子你才能习惯。



他说这话时蹲在座位上,带领我们全家就着大葱啃窝头。葱是我们这儿的特产,奇辣无比。他“咯吱咯吱”嚼着,讲得慷慨激昂,食物碎渣慢慢喷了一桌子。不知是他把自个儿讲感动了,还是葱的催化作用太剧烈,他说着说着两行泪就顺着脸流了下来。

外婆从鼻孔里“哼”了一声,把半拉窝头和半截葱扔到碗里。“妈,您怎么了?”我妈问,费劲巴力地咽下嘴里的饭。

“我老了,胃本来就不好,再吃这辣的粗的,还有几天活头啊。”她说完站起身,“我回屋熬点粥喝,小山你去吗?”

我麻利地站起来,勾住外婆的胳膊往她屋里走。这玩意我早吃腻烦了,说起来每天从镜子里看着自己的脸色忽绿忽黄,真不是什么愉快的经历。

我爹用给家人和自己演讲练出来的肺活量气吞山河地吼了一句:“小山你给我过来。”吓得我一个激灵,手指立马从外婆的手掌里挣脱出来,畏首畏尾地站到我爹跟前。

他蹲在椅子上,我的个头与他的高度正好齐平。外婆把门“咣当”一摔,气呼呼地进了屋。我表面上平静,心里直打哆嗦。我甚至做好了老爹拿“背叛革命”的罪名把我打倒的准备。打倒我我倒不怕,还有我妈呢,再不济还有我外婆呢。打倒我没什么,可我怕疼,怕我爹的巴掌。

我爹在意料之中的把手猛地高举起来,想不到又轻轻落下抚摸我的脸,辛辣的葱味把我的眼泪一下子勾了出来。

“别哭别哭。”他用手指擦我的眼睛,“哎呀,好端端地哭什么啊,我不就是让你给我买扎啤酒吗?”我爹从裤兜里抄出一叠毛票塞进我手里。他请示我妈,声音低三下四得和什么似的:“买点酒成吗?不一次喝完,剩下的留下顿喝。”

“去吧去吧。”我妈对我指指门外。

可我还哭,用力挤眼睛让眼泪越流越多。我爹看见眼泪铁定心软,即使怪罪我倒向外婆那边也只是口头批评,手是不会动了。

我于是带着满脸眼泪风一样往门外跑,远远的我听见我妈责备我爹的声音:“你以后别没事吓唬孩子行吧,这么大的人了,动不动就哭,成什么了。”

“这……不是……怎么怪我呢?”我听到我爹的声音,里面的不解和无奈像啤酒泡一样冒出来。

阳光有些耀眼,马路牙子被晒得冒汽儿,汗在太阳的烘烤下一茬一茬往外冒。我开始羡慕起周围的老少爷们顶在鼻梁上一副副硕大的墨镜来,他们中间



008



笙歌彼岸

的更酷一点的把手机搁到耳边大声说话大声笑，露在外面的牙齿锃光瓦亮，笑容以嘴角为中心扩散，到墨镜遮住的眼角止，眼睛铁定是弯的，只是别人看不见。

汗水径流进我的眼里，我潮湿的眼球像摄像机的镜头一样推来拉去。戴墨镜的男人就那么几位，镜片一水儿棕黑，他们大踏步地踩着热乎乎的马路牙子，威风凛凛的像走红地毯。我的眼睛偏偏跟那几个戴墨镜的较劲，看着看着感觉满大街男的都戴墨镜，除了我。

焦黄的柳树叶悬在空中打转，巷口也没有风，酒旗皱巴成一团。三叔把上衣卷到胸脯前，雪白的啤酒肚邦硬，躺在躺椅上把边角都结实地挤满了。生意正淡，此刻我是唯一的客人。往来相熟了，他也不同我打招呼，手里的蒲扇摇得正欢。

我在酒桶旁边扯下塑料袋子，那袋子的温度随着天气变，嗅起来一股塑料融化的臭味。我把酒桶的龙头打开，一直到啤酒泡沫从边缘溢出来才罢手。三叔抬头瞧见了心疼得嘴里直吸气儿，手里那柄蒲扇越摇越快，“山儿，山儿，以后再来打酒给三叔说啊，三叔给你盛。这孩子，还真随你爹。”

“三叔，叔儿，”我知道有句话叫“嘴巴抹了蜜一样甜”，我不晓得这两声称呼是否赛蜜甜，但三叔却生生打了个冷颤，打得整张躺椅都跟着颤，他把往他身上使劲蹭的我推出去老远，将蒲扇横放在我俩中间，“张小山，有话好好说。”他正色道。

“这酒便宜五毛钱行不？”我伸出五个指头搁在蒲扇上。

“那可不行，”蒲扇一下子把我的手拍过去，“你盛得这么满，啤酒沫都给我浪费了，一点也不能便宜。”

“叔儿，叔儿……”我叫得亲，作势整个人都要扑上去。

“行吧行吧，真怕你这孩子了。”他举起手投降，同时眼神朝里屋瞟了瞟，“可别叫你三婶知道。”

“那是肯定的。”我提着一袋子啤酒撒开丫子往回跑，就怕三叔忽然反悔从我手里夺那五毛钢蹦。

出口那儿碰见三弟，他上身精光，满背都是汗珠子，被太阳晒得发红。送完啤酒推着自行车往里走，从远处看整个一副行走的骨骼。钢蹦被我攥在手中，我没搭理他朝我打的招呼。我听说过言多必失这理儿，我怕话匣子一打开就把三叔便宜我五毛的事儿泄出去。若三弟嘴没个把门的，不小心漏给三婶，我岂不是陷害他老人家嘛。